



準醫生夫人之訴

◀ 絹 ▶

五年前，我曾發誓此生決不嫁給醫生；但五年後的今天，我却成爲「準醫生」夫人……

我自小生長在醫師的察庭裡，眼前能看到的是一片白色的世界，聽到的是病人痛苦的呻吟，聞到的是一些藥品的臭味。而真正能牽着我做些遊戲的也是限於穿着整齊制服的護士小姐。每當我爬在窗前眺望鄰居的孩子們在那街頭，巷尾嬉戲時，我真恨不得參加她們的行列。逃離這種環境的慾望隨着我年齡的增加而高漲。因爲；除了「母愛」以外簡直沒有其他的事值得我留戀。我所瞭解的父親也是穿着白衣，手拿亮刀的外科醫師，平時只有母親能在百忙中抽空來看看我。當我能進入小學時，我真是高興得難以形容，自此學校成爲我最喜愛的環境，所以我的功課也不常使父母操心，初中；高中就一直平庸的在這中部的文化城渡過。

高中的最後一年，我自認自己是成熟的少女，正如其他的同學一樣，有自己的理想，自己的計劃，我也會想到將來有一天要選擇丈夫時的條件。我覺得「女性」最重要的莫過於由自己的丈夫得到「愛」；而做兒子的也覺得父母的愛是世界上最寶貴的。由於我小時的生活，使我下了決心暗自發誓此生決不嫁給「醫師」。

就在這年的夏天，當我名落孫山之後，我認識了我的丈夫，他當時是城裡某大學的農科學生，我覺得他所學的正是我最喜愛的，我常常在假期裡幫他到野外找標本，種植物，或飼養一些實驗家畜，在這期間我體會到大自然的真、善、美。

不幸，就在第二年的暑期，他却瞞了我去投考醫學院，金榜題名之餘，真令我萬分傷心。我體會到他將來必有一天也會像我父親一樣，穿着滿身藥水的白衣，手拿閃亮的外科刀，因此我決心疏遠彼此的感情……這樣二年過去了。去年的暑期我真沒料到他利用假期到我父親的醫院來實習，好奇心所使，在一次 Lung Cancer 的重要手術中，我到手術房外看看他及父親到底在做什麼手術。

「紅燈」亮了，我只知這是手術要開始的指示

，但整個醫院，上由醫師下至護士都在緊張着，氧氣筒，輸血設備，還有許多不知名堂的儀器均齊集在手術房中，病人的家屬在恢復室焦急的等待着，這些現象才使我體會到這到底是一種很緊張的場面。手術開始了，刀下處鮮血迸出，許多醫師（包括我的準醫師丈夫在內）忙於用止血剪去止血……胸腔開了，肺像氣球般的膨脹出來，心臟還在上面跳動着，整個手術台充滿了血跡，整個空間是那樣的沉靜，只有儀器發出的聲音與病人家屬的祈禱聲點綴着這房間，……二小時過去了，手術終告順利的完成，只見他高興的步出手術房向病人的家屬告訴手術的結果，這時病人的家屬們也由衷的向他道謝着，這是第一次令我感動的場面。這時我才體會到病人的生命是交給了醫師，也覺得醫師的使命不只是能解除病人的痛苦，更能挽救病人的生命。

慢慢的使我對醫師的職責有了不同的觀念，想想從前痛恨沒有「父母」的愛，實覺得自己是太自私了，因爲一位醫師不只要把愛給自己的妻與子，還要把一部份的愛與慈心交給病人，這樣才能算是疾病的鬥士 (Fighter of Diseases) ——新的觀念動搖了我的決心，也復燃了愛的死灰。三個月後我們奉父母之命結婚了。

做爲一個「準醫師夫人」真是悲喜參半，外行人覺得我真是一位終身的幸福者，其實我的丈夫白天均帶着「便當」整天到學校上課，新的家只有我一個人看守着，雜誌與廣播成爲我消遣的對象，但唯一使我高興的是能做一手令丈夫讚美的好菜，所以晚餐是我最盼望的時刻。一到夜晚我却成爲丈夫的實習材料，學校在診斷學方面一有了新的課程，回家後必先向我 Palpation (觸診) Percussion (打診) 一番。婚後一年我們的結晶誕生了，我希望我這位小女兒再不成要爲小兒科的實習材料，更不要使他在二十五年後下了不嫁醫師的決心。

(寫於小女滿月紀念日)

